

獐

園

繪園第二目錄

仙幻

葫蘆藏世界

卸足道人

金水橋幻戲

掌心雷

吹雨

一莖草

字誤書草

玄壇神

夜遊滇南

劍叛

盜獻黃絹囊

魚戲

畫屏女

拂雲見月

擲杯

飛劍斬湖蛟

移樹

稅宅

砧闕

分廚

送別揚子

宦背翁

林道人指石

太乙星君授法

江長老

端和尚

紫霞碧洞

天醫

折翮鶴兒

龔兒樣

顧亭

代草解頭文字

金姐

萬家牧牛兒

帝索紫金梁

世廟宮中仙戲

偷桃小兒

僧中幻

劉刑部兒

吳叟遇仙

菴任青城山

雲中画舫

猶園第二目錄終

獵園第二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仙幻

葫蘆藏世界

山陰墟生號衡陽山人名自忍居闌闌中乃凡民也
目不知書少年販茶入天姥山中遇神仙傳受變化
隱形之術五雷請雨之法試之奇驗五符五呪兩立
注如傾矣又通曉搬運之法果穀蔬饌所至無不畢
致分杯結霧化竹釣錨無所不工無所不曉杖頭挂
三葫蘆大如杯一日醉後謂衆客曰某有奇術自古

鉛

無者今日請為諸君設之不足聞于外也。衆欣然應。教曰：敢不如命。生遂解下三葫蘆，用五色絲繩三尺許繫之，紮于席端。按亥卯未三方安置。既定，指南邊者曰：此第一天界。指左曰：此第二天界。指右曰：此第三天界。于是揭三葫蘆蓋，使衆聚觀之。洞然無一物在。然後復掩却。塚生口中喃喃：誦胡僧呪一遍。次第縋起繩蓋。頃之，第三葫蘆中陡然震動，見人馬無數，皆長二三寸。官寮將吏，士女老稚，隊仗音樂，提携負戴，遷迤從繩上行。至農賈漁獵之具，踵接肩摩，毛髮分明，細若刻錢。雜然趨赴于第二葫蘆中。生口中仍漫誦呪如前。呪畢，但聞其中鏘鏘然，作銅鉄之聲。聞

于外。又鬼嘯非常。須臾推出一隊牛頭馬面。獄卒。鬼
又奇貌鬼神。引罪人皆披枷帶鎖。現種：地獄變相。
齊趨入南邊第一葫蘆中。在又復誦呪如初。忽見湧
出天人玉女。珠璣寶蓋。玉皇香案在前。其後擁諸佛
菩薩帝釋龍神。及所乘馬駝獅象四足之屬。一一現
形莊嚴具足。其來如風。其去如雨。却走進第三葫蘆
中。諸頂蓋一時悉下。寂然無聲。抖擻葫蘆。復收拄杖
頭。視之都亡有矣。據生後棄茶業。辭家入四明山。云
不知所終。張君去非親遇其事。說云。然身按原化記
載。嵩山潘老人懷中一葫蘆子。林席幕。凡是用度。悉
納其中。無所不受。夜則于空室內陳列。時有見者。又

酉陽雜俎載劍門負笈老翁。盡取侯適奴妾十餘人。投之書笈。負之而趨。走若飛鳥。又遂州村民。于世尊前能自作阿彌陀佛。宮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詳璩生伎倆。豈嵩山劍門遂州之流乎。不然。其理莫曉。非所云不可思議者耶。

卸足道人

已上二條皆金箔張事

國初金箔張者。山西平陽府人也。世造金箔為業。人呼之為金箔張。其子二郎。聰儁不凡。少過仙流。授以鹿盧躡經一卷。遂得乘躡之術。閭里駭其所為。一日有羽衣人過其門。曰。家師亦挾小奇術。二郎不棄。明日遣騎相迎。到敬莊觀之。黎明。果有兩童子各乘

一龍自雲中下來復牽一龍來迎三龍繫在一處有
有頃請二郎乘龍、擢甚昂首不伏童子出袖中軟
玉鞭、之二郎乃騰身而上、行數里、至一山谷中花
木繽紛、陂陀連接、泉石幽邃、洞壑杳冥、倏忽眺望之
際、俄達茆庵矣、二童子先入庵啓報羽衣人亦已在
門、傳呼延入、見一道人龐眉古服、坐匡牀之上、雙足
却挂壁間、相去猶尋丈也、二郎欲拜、道人曰、且止勿
前、老漢久卸膝蓋骨、以自便、倚足于壁、不踏世上紅
塵矣、今日不免為郎君一下牀也、於是揮手招壁間
雙足、自行前著膝上、幅鞵如常人、遂下牀具賓主禮、
呼室中童子煮新茶、供客、茶至、則一無首童子也、道

人責曰：對佳客，乃簡率若此乎？可速戴頭來。童子舉手捫其頸，遽入室，取頭戴之，便出。供茶如初，致席于地，坐談良久，命治具。款即君，膾青龍肝為膳。二郎媿謝再三。道人曰：屠龍是家僮常伎耳，即君莫怪。須臾見童子牽一青龍于階下，引短劍，斷龍首。龍心蜿蜒就屠，先剖其腹，次取其肝，切肉作膾，聚肝其上，燔之。瓜牙鱗角俱垂于地，少焉登俎，五采爛然。二郎疑不敢食，道人連啗數器，擊龍肝食之都盡。二郎觀其風貌，聽其語言，莫可測識，自謂世之所無也。因留侍數月，盡其術，然後告歸。送門庵門，忽風起塵揚，天地晝晦，俄而清霽。道人與茆庵都不見矣。四顧皆黃沙白。

草之鄉無復花木。陂陀泉石洞壑，訊之乃在大同渾源州北嶽恒山下。步行旬日始得還家。

金水橋幻戲

平陽張二郎嘗與客同詣水邊，見羣魚游泳，客問此魚可作羹乎。二郎曰：可。第君所須幾頭耳。客限其數。二郎便丸泥投水中，頃之有魚長尺許者鱗：躍岬果符前數。二郎嘗聞濟源靈湫之奇，親詣觀之，知其伏机所為，歸而效焉。穿一池，亦能出物，人以為巧。高皇帝聞其術，神召見便殿，問曰：爾有何道術也。二郎奏曰：臣能開頃刻蓮花。時方二月，春陽媚和，乃出袖中一小銅餅子，注以淨水，頃臾見五采雕雲，弥布

殿闕於是請。上御金水橋觀之。二郎解領巾內一
小玉合，倒出石蓮子七枚，徧撒水中。俄見荷葉田田，
漸大如蓋，倏焉茁茁，挺生矣。芙蓉交映，花香遠馥，芳
風蒨川，過而矐者，咸謂神仙幻出矣。久之，二郎翦雲
藍紙作小舟，吹落水面。具奏曰：此採蓮船也。上曰：卿
能駕以行乎？曰：能。曰：能使竦身登舟而發，復具奏曰：
臣少習于吳，能為吳歌，請為陛下奉清燕之娛。曼曼
初引，林容颯飛，韻溢陽春，玩深綠水，朝貴相與聳聽。
宮嬪為之駐愁，歌竟，往采蕩漾花叢之間。衆中遙見
二郎妻子僮僕悉在此舟，共載更唱迭和，嬉游水央。
是時，聖情大懌，龍顏和暢，趣命出金帛賞賚。忽有

飄風從東南來，煙波騰沸，雲霧晦霾，人舟荷花都無所見。

掌心雷

已下五條皆張皮雀道事

張皮雀既得胡風子術，日賣掌心雷。里中群兒每持一錢與之，便以朱書雷字於其掌心。兒趨鬧市中，揚言曰：雷來矣！雷來矣！舒掌即作殷之之聲，騰于空中。市人仰視青天，無不駭異。久之漸止。

吹雨

一日張皮雀行玄妙觀門外，見洗白家曝衣帛在布。呼之曰：煮茶來啜。其人不應，便書一符，吹去西北角。驟雨如傾，點汚衣帛，使其家明日重洗。

一莖草

張皮雀嘗與諸少年戲賭，同看市行女子足之大小，就地拾一莖稻草，橫置之。女子行者，誤視為溝，競褰裳而跨之。又戲謂諸少年曰：吾欲此女，馮肩而行，何如？復擲莖草于地，女便舉手馮之。人問女何故而並，道士肩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見大溝，傍有枯樹，遂並之而過矣。

字誤書草

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適民家建醮，衆道士飛章告玄，向空上焚，只候皮雀登壇。皮雀大醉而來，詰衆道士曰：速收醮筵，雷火且至，緣所上之章有字失體，復

草書上帝大怒咸被棄擲且命火部謹其不敬矣衆道士云未嘗誤也皮雀忽于袖中出所焚之章示之宛然淨奔封題印署如故字誤書草一符其言有頃雷電駭空自北而至飛火環其廬焚燒盡矣

玄壇神

張皮雀常畜一雞于玄壇祠下皮雀出門謂玄壇神曰鬚子照管家畜莫被人攘去也鎖其門以鑰挂門上而出里中無賴少年闖之使竊啟視攘雞在抱欲出不能但于庭際旋繞左衝右突而已伺皮雀歸哀鳴求之笑而釋去人問少年汝既攘雞何以不走答曰身如被繫欲逃不得後遂莫敢犯焉

夜游滇南

已下十三條皆李福達事
王徵君稱登竹壑席上談

嘉靖初、有李福達者、扶溝縣人也、故為千侯、能分身
散影、役使山魃、坐致行風、與騰雲雨、飛砂走石、靈竒
幻設之事、不可勝紀、世莫知其授也、是時大獄始定、
閣臣張桂二公稟朝政、以其妖妄、惡之、械繫甚堅、使
獄卒共守、而報京城內外戲場聚處、皆有福達、又驚
傳玉河橋酒館中、有一福達、常與道士對談、共飲、看
驗無差、二公不信、命悉縛采力士、縛得兩人、至餘皆
遁去、擁至廳事前、伏于階下、起而細視其貌、乃是兩
政府中老蒼頭也、二公大怒、將加拷掠、都昏、如醉
夢中、不知身所由出、及使人視械繫處、真福達、故在

也。命祕其事，不以上聞。世宗皇帝方好神仙，親召福連至，遣中官破其械于五鳳門外，欲由供奉內庭。二公密奏不可，乃止。福連僅獲免死，謫戍雲南邊衛。矢攻事，遣戍必有兩步健守押以防逸去。李謂步健曰：向某所以不遠遁者，為此業報未償。今償畢矣，汝曹相逼，意欲何為？步健曰：公神人也，何敢他阻。但無以復命，亦當獲謹。欲得雲南文信為憑耳。李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選旅舍主人家，求靜室一所，周遭高鏑封護，無隙。告主人曰：吾中夜入靜，慎勿喧動。因勅兩步健宿戶外守之。誠曰：毋妄窺，禍及汝曹矣。步健受教屏息而寢，不敢聲。中夜但聞人馬馳驟之聲。

若衝濤破浪然，莫測所謂。凌晨啟扇，李于袖中出雲。南都司文憑收管，一一具備，符信宛然，緘封猶濕。授之兩人，各一拜謝而去。後客有從滇中敗葉回者，見一酒樓壁上詩，後署云：李福遠從軍至此。

劍叛

先是李千侯福遠為家奴，上書告變，遂構成大獄。上不之誅，遣戍徼外。李因隱身之江南，後陰以六丁驅役之術，縛歸叛奴。從蘇州玄妙觀所寓道房內，穿一坎，深尺許，有甲士率叛奴立于坎中，釘如手足。李身衣黃袍，戴金釐，南坐握固，樞兩鄰叱其奴曰：速死無他言。奴乞命，號呼甚慘。李從袖中拂出白炁一道。

如匹練然，旋繞其奴髮際，須臾形漸縮減，如火煬膏，食頃，頭顱俱沒，坎中悉化為水，毛髮不存，李徐起滅燭就寢，觀中道士穴壁窺之，悸幾死。

盜獻黃絹囊

初李福遠過蘓州，寄託楓橋金氏，金氏有賣古器人耳，不甚禮重，李殊快之，即赴常州武進縣，住于錢巷楊七郎家，李善縮地術，心欲有詣，身即輒至，不俟整檝，駕舟常令鬼擔臥具而行，曾前挂黃絹囊，中貯素書二卷，雖盛夏弗脫，臥起常不離身，一日楊家六郎伺其浴于河，竊而藏之，李登岸見囊失去，笑曰：「當令盜者自獻，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諸君作造次矣。」因

整衣冠、兩手握固而坐、頃之、六郎雙睛垂于睫外、長尺餘、叱曰、捉阿郎下階、六郎自投階下、頭面搶地、求哀咽絕、其弟代為叩頭、謝過曰、肉人無知、幸見矜釋、出其囊呈還李、却使六郎自納其睛、經時復故、因責其歸致酒果贖前罪、前後咫尺、至暮不達、度所行已逾數里、六郎亟返拜懇求恕、乃釋之、明日携酒果、極備珍饈、致敬如弟子禮矣。

魚戲

楊六郎七郎爭辱池水取魚、三日而水涸、李福遠謂曰、明日將羹鮮、與飴客、乎二人匿謝曰、並無有也、李知其欺、之夜召奇形異狀小鬼百數、去其梁筍、擲瓦

拋磚風雨作大池中有魚千頭悉跳出外塘一無獲
黎明起視漲平如故矣楊氏舉家羅布祈哀李意解
仍遣詣池上及至諸魚紛紛踴躍還入如故由是禮
待殊常朝夕恭禮焉

画屏女

毘陵某衣冠家嘗邀李福達飲中夜設画屏于堂屏
上有美女一十七人李一二呼之下地令其歌舞于
前獨留一人守屏上歌舞畢次第叱之登屏衣冠驚
駭不測深加敬禮按仙傳拾遺載廣陵人張定從道
士授變化之術每見圖障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
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真無異今據李君

所為神仙戲術不可學誣矣。

拂雲見月

千族李福遠客常州楊家時方中秋會有數客同在
六郎家飲其夕霽月澄瑩雲無纖翳主人謂客曰今
夕何夕月出皎兮李起溯階下潛于簷角拔出一瓦
可三寸許復就座飲忽有黑風暴雨霑濕盤筵數客
不樂道散而去李却與客還詣七郎家索飲月明如
故明日七郎過六郎家六郎謂曰昨宵與客共飲方
羨月色大佳忽風雨驟至客與主人皆不樂為之罷
席七郎大驚曰昨宵月明如畫吾輩竟夕談笑安得
風雨事乎六郎因知李之所為矣乃曰今宵須從李

先生乞月賞也。李曰：有是乎？座客皆喜。其夜方設席于廡，陰霾不散。李向空以袖拂之，少頃，雲收霧霽，清光洞然。主客再拜而謝。從此，則梯取紙刻之事，自陽宣室所並載者，信而有焉。

擲杯

李福連游太湖，王文恪公子招飲于舟，由湖口經明月灣下。公子出金玉酒器以侑觴。李每飲畢，輒取杯擲水中。擲之殆盡，舉座皆失色。公子知其術異，獨不為動。而李亦談笑自若。及濟中流，忽有赤金鯉魚數十頭躍入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則所擲玉杯金爵一二在焉。夜檢視，百不失一。

飛劍斬湖蛟

李福達過太湖，蛟撲其舟，風大作，李怒，飛劍湖中，斬蛟少頃，見一蛟死，浮出水面，湖水尽赤，李命庖人取而解之。

移樹

上海朱尚書恩家，前門有大槐樹二株，下可蔭數牛。尚書惡之，問李先生曰：樹可徙乎？李曰：何為不可？其夜風雨晦冥，雷霆震吼，凌晨起視，則二樹已在後門矣。舉家怪愕。福達去後，此樹依然在前門舊處。如此遠近，曰：覩詭異，不測其然。董翰林其昌聞諸故老，向希言說。

稅宅

李福達一日到蘓州城中稅宅徧閱教處輒憎湫隘。僧人怪之李曰鄉莫管我所挈細小什器頗多必須寬敞始得。僧人以為戲言。後看下一大姓空宅子。前廳後堂洞房連閤。意甚樂之。與稅賃異。李便入宅。從容袖中摸出小白石函。縱橫不離數寸。凡衣服飲食床褥臥具屏障几席釜甄一切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又於函中挈出婦人男子凡數輩。皆其妾媵使令。又有十餘小鬼。皆衣五綵。僧人震怖。便狂走。李笑而不言。久之將行。還復挈此婦人男子小兒諸器玩。一悉納石函中。仍袖而去。此石函有人相試。提之重不

能勝福遠啓，閉飄然。若行毛羽，江南豪貴贈遺數千，
或受之以濟貧乏，或封而留之所至，懷一函一袋，行
止自隨而已。於是悉悟福遠為道仙異神矣。希言常
疑陽羨書生，太元道人，嵩山潘老，劍門負笈諸說，以
為文人愛奇，保虛鑿空而成文。頃萬曆甲寅六月五
日，在華亭董翰林坐，遇豫章黃企石，黃之先人嘗為
福遠弟子。數歲時，隨其父入吳門，親覩異迹，而語于
人，即知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以斯奔驗，更何致疑，固
無書不可盡信也。

器聞

最後福遠容黃浦上朱思尚書家，朱公好道禮為上。

客或厨傳稍有不節，李知是內人慢之，呪其室中器
皿，服玩使開繫，庭下所曝筐筥，一一歷階而上，內人
悔過乃止。

分厨

福遠居朱家月餘，尚書戲令李君作主人，應曰：唯
然一無所辦，第邀尚書至園亭登席，咄嗟之間，雖盤
玉俎，徒空下采，已而尚書歸策，推求其故，家人云：今
日內眷釀飲，擊鮮在釜，以次失去，尚書笑問所失之
饌，一皆筵上物也。諸女郎恨李作惡，相與大詬，李
聞之，每日俟釜中饌熟，必分取其半，閨人愈忿，詎尚
書送之去。

送別揚子

尚書置酒舟中宴別。舟行累日，還復在門，後直送至京口渡揚子而去矣。朱公歸快，不樂，恨留李君不篤也。諸女郎共喜李君之去，約伴同游後園賞花，方樂，驚見福達復在山亭外徐，而未且吟且翫，未嘗去也。大駭而散，終無奈何。朱公愈加尊敬，未幾竟別。朱公遁去，稱不更還，亦不言所適。後遂無聞，或傳其劍仙上升于天矣。

鶴背翁

弘正間，四川王維賢刑部過青城山下，親見峰頂有兩老人，皆跨白雀，一自東來，一自西至，相遙下雀背。

而揖從容談笑久之、復上宦背、揮手告別、各各昇雲而去、是時紅霞覆地、異香馥空、蜀人皆言真仙所降矣、余邑前輩楊儀禮部、素不信玄怪之談、聽王君言始遂傾心、著有高坡異纂行于世。

林道人指石

萬曆中福建延平府有林道人者、不察所從來、亦莫知姓字、俗呼為林仙人、徒純陽祖師、受指石成金之法、能令頑石瓦礫草木諸藥人間所有之物、應手而變、不事鍊合、然其術以救濟貧乏為主、未嘗自潤也。沙縣王別駕某、罷官歸、頗樂方術、延之于家、禮待甚渥、常有貧夫求其術不得、每于僻靜處、恐脇備至、時延平守下車旬月、深嫉此輩、貧夫凍伏、許之于急。

遣方捕而林已在門矣。遽令召入。林秀眉美髯。恣出格外。守望見。心異之。詞色稍和。謂曰。若有何術。能立就手。林語曰。貧道非爐火術。亦不幻惑貴人。但以銀乏絕而已。公既欲試。惟所命耳。守即戒左右取水銀一大錠。計重二鎰。與之。林因請水一器。投水銀其中。用手捺之。少頃。澄水已成好銀。守大驚。亟呼銀工就地為爐。依法燒煉。果竟不變。乃厚禮而遣焉。雲間董翰林其昌。辛卯歲為送其座師田侍郎一雉。殺還閩中。偶會林于別駕席上。知其術神。告主人曰。林尊師真有道者。聞其指石之術。可試以為樂乎。別駕為請。

于林。曰：此小事耳。惟學士取一物為驗。時七月十
三日。炎海新梧。秋桐落子。董遂取盤中梧子一粒。授
林。方茶次。林便投入茶盃。隨手所指。立變為銀。徐
以匙行盤。挑銀梧子出。舉座驗之。無不駭愕。董曰：梧
子化為銀矣。銀獨不可復化為梧子乎。林接取再納
茶盃。良久出之。故是梧子也。如此者三。林曰：此真銀
矣。五百年後。不復變也。董乃藏之袖中。因爾致敬。于
是咸平官僚。咸欲就林傳術。卒不肯授。從容謂翰林
曰：某之術。通天地。役鬼神。非其人。不妄授者。觀學士
神骨非凡。有少道分。當不靳指示。但某常拯救人。以
陰功及物。須藉學士高文。流傳閩中。請從此他逝矣。

董惘然許諾中夜思維吾為此人立傳萬一事敗豈
非名節玷乎且天生其昌寧能藉黃白之術以濟世
哉明日遣家監進得持輕吹二端織成履子一鞞送
林留別而林已逆知其心事矣乃迎而語之曰而主
昨許為我作傳。君半生疑然仍遣幣致敬終不失為
長者。卒受其禮。謂曰。某亦欲附薄儀報謝之。望少待。
忽于脚下碾一斷丸。約重十二錢。急取紙包裹以授
家監曰。聊用奉酬學士。然慎勿于途中開視也。家監
唯々謝辭而去。及抵行館。董發其所裹。上金燦然。宛
是斷丸之狀矣。林所居深山邃谷。無人跡處。往來城
市。每客別駕家別駕。平生好燒水銀。寂々無驗。見林

神異自撲泥中禮拜殷勤董不為動也林每從山中
出入、費數金、並以濟乏、皆成于俄頃、點化、亦不過
多、忽一日、駕柴車還山、役夫跪而請曰、仙官濟人之
功廣矣、如某輩貧入膏肓、忍不援手一拯耶、林為之
動容、全求一片石、役夫就地選取大者、秤之重七斤
八兩、林嘆曰、嗟乎、福薄之人、何以當此、役夫叩頭再
四、林不得已、強舉一指、之、即脫其腰纏、來固縛、戒
不得妄動、抵家後方可開也、役夫行至半途、覺腰中
極冷、疑其有異、因輒開視、乃是七斤半白鹽餅耳、詣
市鬻之、得錢八十文、僅酌一日之勞而已、董嘗從容
叩其大要、曾鍊一神、不委何名、欲呼之、用右掌食指

書神姓名于掌中，指背止二字，神立至矣。自言讀黃庭內景，別有指歸，每于靜夜，密呼五臟神姓名，其神自出，宛若人形，並長寸許，行動如常，衣色精采，其分明者，容髮皆具，是神無病，如或一臟受病，則此臟之神，颯萎不振，急召使入，忙用點檢工夫，逡巡再呼之，出便不復爾，又善回精法，秘不傳人，大抵皆游流還嬰之術，與世俗所談小異，董亦不欲授也。又言呂翁蹤跡，近多在幔亭峰下，常混僕夫樵子之中，故時人莫之識也。今當往送寒衣，旦夕且去，董瀕行，再使人物色之，林已飄然，不知其所適矣。銀楮子上有星鬚，類梧子形，里人范爾等請以救母，遂留不歸，其所贈

小餅金、朱氏太夫人亦請去煎湯、所救多愈、吳兒咸
言神仙點金可以療疾矣、甲寅六月五日、在董氏戲
鴻堂聞說、

太一星君投法 馮月潭遺事

玄妙觀馮月潭學太一月字請雨法、未得妙理積志
累年、精爽未格、一日有漁婦為星君所馮、裸形走入
觀中、授以秘術、遂神、建壇依法為之、斯須雷雨四
集矣、按月字、即躔星也、其神裸形赤脚、右手持劍、左
手提一人頭、相傳法官用月字法禱雨、令侍者持鮮
花幣于市、市中婦人有買花者、月字即附之而至、裸
而登壇、法官用左腳踏其地戶、被髮持劍誦呪、未

畢雨大注其人邪心一起此星君即用劍倒斫之故
手中捉人首者即法官首也西天王堂有唐年塑像

春秋時有星孛于大辰梓慎占
火在宋而秦始皇時彗星再見

江長老

桃源江盈科為西川副使其族人江長老受良
常山上真祕法靈異著于楚西沅湘之間目為散聖
長老能取生雞卵二十枚置臼中杵之雞卵紛然躍
起復入臼中如是者數四無一損壞嘗以符術行里
中時有孕婦難產長老搯一小符先焚為灰和湯水
與患者吞之立時即產其符黏于兒顛門上而出宛
然不燒衣剋家有失物者乞問所在輒被用術禽獲

田是賊党恚恨長老、跡于蛇兒垣口、共執而捶殺之、隔日賊詣屍所、但見芻蕘一束、擣如敗絮而已、急覘之、長老高臥寺中、無恙也、賊相率奔竄、至今桃源城中、不敢為竊盜之事。

端和尚

同時有端和尚者、亦善道術、而伎倆終不及江長老。一日于通衢廣眾之中、兩人較術、端取袖中手巾擲地、化為白蛇、蜿蜒如雲、江使擲僧帽于地、化為玄龜、伸頸吐氣、口中生火、立殺其蛇、每共試法事、之不勝。端慚恨、乃潛遁焉。親聞江副使說之也。按唐人崔進士妻、擲一領巾過、作五色綵橋、劉綱唾籃中、成鯉魚。

樊夫人唾盥中成獮食魚向疑其不經今傳說龜源
二僧如此聽者皆以為希有之事矣

紫霞碧洞

真仙通鑑載李白
為東華上清監

正統間嘉善妣綬字公綬別署丹丘子栖心山澤想
像雲煙中年始成進士既選入為監察御史絕不留
意名宦便託疾告歸一夕夢有大嶺過其門御史履
履出迎望之則雀覽雲冠道貌秀異真神仙中人也
既坐完請其姓名對曰我即唐朝李白今為紫霞碧
洞主矣覺而驚異凌晨與客汎舟溪上見有兩農夫
澆取河泥溉田同舟相問一人堅握其掌不肯開一
人欲探其掌中物不得以此爭競御史遽命使者款

曲勸解，索其所握之物，視之，乃一鑄金圖書，上為博
山爐形識，其文皆鐘鼎古篆，極精且工，是紫霞碧洞
四字也。復刻李白二小字于左方。時御史詰其夢于
座客，遽獲斯異，奉座傳玩，歎以為奇。于是厚出粟銀
分償其值。御史賦夢游仙吟以紀盛事。優游林下者
又十餘年而終。往常見一書，載白樂天于龜年一日
于嵩山東巖下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出一軸
素書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後試之
委驗。又宛委餘編載杜少陵與李青蓮輩並優游江
湖稱散仙，其說不知何據。近華亭縣西門外謝家有
客夏生者，善召仙。時：請李太白至，題云：憶當年沉

香亭下，玉妃嬌態，至今神蕩。恨高力士在傍，不得一
撲其面耳。今觀姚先生事，因知供奉真為地仙不死
矣。采石騎鯨之說，信有之乎。

夫醫

吳人張叟，究奇門六壬陰陽緯候，還真練氣之要，無
不精徹。家奉斗母，間為親戚祈禱疾病。俟斗母許救，
約以某日某時，命天匠至高，或見形往來，或空中授
藥，或示異夢中，或附耳而告。凡童男童女見之，尤真
不獨妄者接寤而已。一日齊門王氏女，得疾沉重，懇
延張叟請于斗母。期是日酉時，天匠下降，至晚，坐客
六、七人，同登小閣，子飲酒，咸望見廳外一少年，纒長

二尺許。戴金綫冠。著古色蛟背負葉葫蘆。眉目鬢髮
歷々分明。自樓簷飛下。若趨赴中堂。直抵患者所。既
試刀圭。便失所在。疾亦漸瘳。又嘗降于閭外。顧家則
綠衣古貌。容飾不同。親戚咸共睹焉。服其藥者。異香
滿口。或用針。便覺患處通快。然斗母不許。終莫能致
天醫矣。近數年來。張術亦不復驗也。張云。天匠有十
三科。今在天曹。屬陶許兩真人職掌。余于西湖之上。
曾見天匠祠。畧祀陶許于中焉。按黃氏蓬軒別記。載
景泰中。豐城庾李公之母目盲。命術士袁生召天匠
行治。縛高架于李之壺閣前。置玉器其巔。每夜分。李
自登視。輒得藥。不數日復明。又讀陸氏庚己編。記弘

治中鄉民顧謙家所遙六云金冠綠袍空中懸葉胡
芦累百自稱曰天醫今吳興善鍼灸者凌漢章尚傳
其術然則感格之理未可云無

折翮鴿兒

林已下四條皆
酒仙遺事

林酒仙嗜食鴿兒出作佛事命侍者燔鴿以待侍者
分其一翮而食及暮酒仙醉歸責之曰汝何為竊食
吾鴿不畏戕物命乎侍者曰和尚食數百不慮傷生
乃慮某以一翮傷也酒仙張其口飛出一折翮鴿兒
在地能行至今繪折翮鴿兒于祠下

鞞兒樣

酒仙出坐東禪寺門前看人迎新婦鼓樂導引甚喧

酒仙跡之至壻家，伺其婦出，捉而噬其頸者，再象
大噪，群手格止之。酒仙曰：「惜也，更噬一口，亡恙矣。」其
家推求其故，酒仙曰：「此女子翦華嚴經為鞵兒，樣罪
不可逃，命合嫁夫一年後，雉經死矣。」歲餘，果無故竊
索自縊，兩索結皆斷，如人噬狀，復經第三結，不可解，
乃死。

預亭

居民有預亭，驢磨為業，敬事酒仙。每見其醉倒街頭，
便掖以還，索連年如此。一日，酒仙呼亭謂曰：「汝某日
當有重厄，可早至我，為汝禳之。」至期，結壇中，底朱衣
絳節而立于上，令亭伏案下，垂簾障之，成使勿動。少

頃震雷飛電、崩騰駭空。如有搜索之狀。忽聞雲中神
語云。辟支佛臨護此人。不得不救。霆火遽散。陰翳廓
然。酒仙起謂亭曰。免矣。然汝得不死。歸當棄驢磨業。
造橋寺前。以功滅罪也。後橋成。因名碩亭。

代草解頭文字

萬曆初年。雙塔寺前毛翁者。東浙人也。有子鳳起。為
秀才。毛翁每日清晨。入酒仙祠炷香虔拜。默而祝曰。
他日祐兒成名。當重新像宇。後辛卯科。鳳起應浙江
鄉薦。主司命才難一節為題。鳳起見額生疎。惛然若
睡。恍惚間。有青衣少年連聲呼之曰。速起。速起。某奉
上真命。為卿代草文字。趣繕成。無誤。今科定作解頭

矣誦聲如流七篇立就，鳳起寫畢，遂絕聲影，不敢增損一字。放榜之日，果領解符青衣少年言矣，捷至吳下，同社友朋皆相顧吐舌，以為怪異。蓋每常結社分題，毛先輩時名遠遜諸君故也。其年浙場主文柄者，乃溫陵李季士，一覽取納，稱賞再三，目為神助。鹿鳴宴畢，命撤所棹黃金花賜之，於是監臨提調諸公競割以遺解頭，傳為盛事。不知其果是神人降筆矣，咸謂酒仙挈維之力。故吳人語曰：欲作解元，先拜酒仙。顧別駕徐光祿共說。

金姬

常熟縣誌金雞墩，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世傳偽周渡

江妃死權殞于此。然說姬為雞。因妄言金玉之氣化而為雞。時：夜鳴其上矣。按金姬。今山東李氏子。名金鬼。明敏妙麗。誦古今經史。及仙佛百家之書。父李素得張明遠之秘傳。精于卜筮。悉以其術授之。遠臻玄妙。父不及也。士誠之有江南。多其帷美功焉。既自立為王。厚賜姬。加號冊立。姬至舟中。屏去盛粧。啟其故箱。出辦香焚之。向天列拜。長跪松祝。衆環視。莫測其意。湏臾閉目。奄然無語。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絕息矣。士誠哀慟不已。乃厚葬之虞山下。後士謀誠取江陰。久不下。因感金姬先見之言。加封為護國洞玄仙妃。命饒介之撰文。周伯琦書篆。刻石。其夜姬亦夢。

于妃劉氏極言士誠運數之將終果符其言歲月未幾亂軍發姬塚屍已脫去矣棺中惟銀泥黃袷紫緋絲履存焉世傳姬本劍仙之流尸解上嶺未嘗死矣

萬家牧牛兒

牧牛兒者鄞縣萬都督家僮僕也都督名表別署鹿園居士明嘉靖中歷官至南京後府篤好方書頗臻玄教羽流道侶時常往來偶因官轍所經假僕于市得一人焉其名曰小張雖供傭作手神朗然性態落托其家不甚憐之亦不知其所能也後都督被論列歸鄞恒以服餌吐譙為事莊居近四明山中一日

過故所善將某忘其名詣莊相訪都督欣然延禮言
談杯酌極相投契居月餘營將偶出見小張在牛背
上丫髻布衣有輕薄之態心異之試問知道否曰君
初未嘗知道問我何為近日與主公所談某竊聽之
皆非道也營將因伺間與語參微入妙相顧驚莫測
及叩以至要曰能相師則可授以一二君無仙骨豈
宜妄傳營將遂設拜執弟子禮甚恭於是略授其術
營將別去握都督手謂曰公家有異人而不識乃
從方士問道吁可悲乎都督曰何人曰牧牛兒小張
非常人也都督大笑終不之信其夕小張遂稱疾從
都督乞一棺都督復大笑諾之曰能化去則真異人

矣何難一棺明日晨起召小張則以五更忽然暴卒
須臾臭敗左右具白都督都督嗟異悔謝不及遽令
人市棺殮而瘞之莊北土岡下將半年矣都督遣幹
力入都門路出東齊天陰晦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
怪之乃詣一處崖谷深邃花木秀異徘徊瞻望忽聞
絃聲遂循聲而往有茅庵在深塢中排戶入看見懸
香案上塑冠紫帔而誦黃庭內景篇者即牧牛兒小
張也幹力怖走謂遇死人小張曰吾得道人也豈肯
死將軍之家適有謫事須保僞雜作乃可以贖今限
已滿故來此隱居耳因問都督動定謂幹力曰主公
命汝詣都投書四函諸貴人並已不在某官出補外

任某官病故某官已乞骸骨歸里今日出都門矣某官奉差走寨下總不須狂徒勞無益身幹力不可使辭出門信足行數十里纔得上京大路問樵人云約其處乃是東海勞山蓋地仙也比至都諸貴人果皆不在一如小張之言結東行李而還具白其事于都督言小張現在不虛都督大驚立命左右開其墓棺中只有牛鞭一根在焉餘更無別物始信小張尸解去不死矣後都督手勒封題莫致信物復遣此幹力入東海勞山却尋舊路都亡所見矣吳人章藻少遊都督之門親述非謬

帝索紫金梁

高皇帝嘗燕坐樓中忽見一人冉冉自雲端下近視
則羽衣道士駕雀而至金冠星帔駐于欄楯之外拱
手而奏曰天帝建白玉殿成缺一紫金梁遣臣詣陛
下乞取其長丈餘剋日來領言訖翻然飛去上心
異之然未之信也越旬日上坐使殿道士復來曰
陛下不信臣言天譴至矣帝已勅雷部將于某日下
擊殿角以警陛下得無驚聖躬乎言訖又去無何果
有雷擊奉先殿角上甚驚遽勅工師範紫金為梁
詎族之梁成道士仍從雲中下來上謂曰已成金梁
矣汝何計能移之去乎道士笑曰臣受帝命何難歸
白雲

白雲

木于天哉乃取其梁橫置所乘雀背叱雀一散其

霍騰起道士乘之而去遂飛入雲中須臾不見

世廟宮中仙戲

世宗皇帝方屬意神仙之事是時方士羽流咸陳禍福廣說妖祥有楚人胡大順獻萬壽全書一卷梅呂祖所謨得之薦筆且言呂祖授大順三元大丹用黑鉛取其中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不老一日上移仗于西內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子鮮艷殊常左右咸見桃從空中墮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息醮五日明日復有一甕墮焉由是宮中皆喧傳西王母所降瑤池席上蟠桃其夜白兔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上諭春官尚書識

玄告 廟。旬日之間，中外官僚無不止壽。稱賀。率臣賦詩紀瑞。章奏紛飛于御前矣。天顏大悅。飄然有騁。駕控鶴之思。手詔裁報。賞賜不可校數。或云祥符瑞應。悉是人造。宮中戲劇多為此狀也。

偷桃小兒

弘正中。杭州雙溪公。為廣東左布政。生辰讌客大會。官寮于廣州藩司。散樂畢陳。歌舞遞出。忽有幻人詣門。挈一數歲小兒求見。口稱來獻蟠桃。時冬月凝寒。索一大青磁盤。捧出仙桃二顆。為壽。鮮艷異于人間。項公曰。桃何來。曰。此西王母桃也。適命小兒詣瑤池。取之。公曰。我今日會客最盛。凡十有二席。能為我更

取十枚各嘗之可乎。對曰：上清北斗門下有惡犬，獰
獠可畏，徃欲殺此兒，甚不易得也。公強之再三，乞
重賞，乃許之。命小兒抱木棍，長二尺許，有十數根，一
根之上，信手遞接。見緣木直上，登絕頂，冉冉動搖，觀
者怖恐。幻人吹氣一口，湏臾木頂生雲，小兒竦身乘
之而上，已而身漸入雲中，倏忽不見。頃之擲下簪子
鞋扇等物，幻人高叫，速取仙藥來為相公上壽。又頃
之，見蟠桃墜下，正得十顆在地，連枝帶葉，顏色鮮美。
公得而分遺榻席，寮案無不驚嗟。幻人仰望雲端，良
久小兒不下，忽聞犬吠雲中，信之聲若沸。幻人頓
足大慟曰：吾兒飽天狗之腹矣。言未畢，果見小兒手

足零星自空而下，斷肢殘骸，殷血淋漓。最後落小兒首于地上，其人復大慟。二果彊舉肢骸釘轆，提其首安之。初無痕跡，復乞重賞。諸寮且愕且憐，厚出金帛以酬之。各贈已踰百金。幻人得金，便取兒屍急收拾入布囊中，負于背而去。明日有人于市，更見此偷桃小兒，還在知其術所為矣。

僧中幻

廣州城外村寺，有少年僧甚富，多私民間婦女幽房。稚齒無不羅致，幻人聞之，即取所携偷桃小兒，呪為化作美女子，容貌可十四五歲，衣雖藍縷，色艷動人。一日雨後，天向暮矣，携入寺中，叩富僧之門，特求寄心。孤貧無依，乞食至此，老妻又病于旅店，欲急往。

相才暫將此女寄置一宿。明日使來迎取，言訖負襪疾走。富僧見女子驚喜若狂，乃藏于密室，啗以酒饌，誘之淫亂。食畢，先置女子幃中，然後閉門滅燭解衣就寢。捫其體如冰，亟取火視，則蹙然死矣。五更後，幻人掖其病妻同來，取女看見，女死，五竅皆流鮮血，群聚慟哭，鄰伍棄驗其事甚真，共欲縛之于官。僧再三乞命，至償三百緡乃止。其夜，幻人忽遁去，衆不能待。即以棺盛女屍，瘞後園中芙蓉樹下。及舉棺甚輕，發視之，唯有茗帚一枝而已。覓幻人夫婦，已不知所往。後復有人見之，都門。

劉刑部兒

閩人比部員外郎劉庭蕙，在燕京邸中時，其兒可三四歲，日侍母夫人食。一日有奴之平則門，忽見兒穿百結懸鞵，同兩乞者坐地。駭問之，兩乞者逸去。奴遂抱兒歸，閭家驚訝。母曰：兒終共食，何遽作此狀？亦曰：我適從內來，見兒與母共食，安得至此？即令婢僕于內覓之，不見。是午共食，兒蹤跡杳然，都亡所有。第以衣鞵擲僻處耳。大駭，詰其故。兒曰：兩日前立于門首，被兩乞者持去，堅留不放。兒憶家，賜斷羹，方知在家共食者，蓋其神魂也。此數年前事。

吳叟遇仙

蘇州山塘吳梅鄉生時龜背雞胸不能俯仰一日有
全真過門出囊中大膏藥二片與貼不求一錢自是
曾背俱平至今不老

蒞任青城山

世廟時顧文康禹臣扈蹕出狩途中夢游西山聞呵
殿聲見所具威儀多霓旌羽蓋不類大寮既至則仙
官衣彩雲帔乘蒼鹿以行視之乃徐禎卿也問何往
云蒞任青城山問何職掌云典仙班祿籍弇州公亦
稱顧太保三夢迪功為第二殿帝君也

雲中畫舫

隆萬年間常熟縣百姓張乙採石虞山之顛俄望紫

雲一片自西南隅氤氳而至鼓樂之聲殷然駭空見
彩画花舫數座次第蕩漾于雲端中有仙姝數十人
列坐珠簾下綃帔霓裳容華絕世兩傍持篙往來者
並黃帽長鬚人也江濤之聲渺在銀漢久之其雲度
城而東舫亦漸隱沒張仰視移時目所未覩不覺
驚仆岩下食頃乃甦

繪圖第三目錄

仙幻

青丘子

花籃道者

荷鬚人

玄符先生

飛神武當山

青溪道人

夢召散水珠

魏左二公

西角頭幻戲

南屏寺幻戲

玉峰老人

赤松子遺藥

羅浮隱者

馬西風

白崖老祖

范了髻

金竹

紫溪先生

石梅道人

髯道士攝李月華魂

楊太真

桂花仙子

棘朝後主妃墓

沈休文女墓

紫霄宮道人

孔道人神筭會禪師立命

北京神相

繪園第三目錄終

繪園第三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謨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仙幻

青丘子

青丘子者不知何所人也俗或呼之為青丘先生隱于武當山遊行天下已久見者終莫測其年代嘉靖間有丹谿生姓王名生好尋名山博採方術有高蹈遊峯之想偶因秋晴游縱誤入一山谷僻處見林壑深秀隴徑幽委不覺愛玩忘歸遂窮其跡踐丹巖履翠險或下或高且數十里隱映若有洞門洞在斷崖

絕欄中水流花開。風氣如春，似非人跡。所至徘徊良久，忽聞洞中酣睡之聲。披榛竊視，一白鬚老父枕石而臥，鼻息如雷。狀貌奇古，而衣冠杖屨瓢囊，並仙家裝束。生察其非凡也，屏息竚立，伺其寤，急趨下拜。老父驚問曰：此之由，具告所以，賜胡麻飯與之食。謂曰：世人不信神仙，汝能冒險至此，真可教矣。然兒之先不聞有七世祖王重陽者乎？生曰：父母早喪，親族凋殘，莫知祖先踪跡矣。老父曰：吾即王重陽姪也。兒好道，以明年八月十五為期，待我于西蜀琵琶峯下。今日方與南宮列真期會此境，騎衛湏臾即來。汝乃凡夫穢濁未除，必遭仙譴，可速尋歸路出去。邊則虎狼

立至，無唯類矣。生便叩謝而出，踉蹌下山，微聞簫管
寒亮雲端，疑是羣仙赴會洞中，奔馳不及，逾五日始
得達家，詰之于人，其先代果有重陽尊師，道成仙去，
生則其雲孫也。生自飯洞中，胡麻腹常不飢，顏色益
少，轉賻問，明年中秋近矣，遂與家絕，結行李而渡江。
然不悉琵琶峰在蜀中何地，憂惶靡寧，莫知所屆。一
日，忽聞舟中同伴朗吟七言詩，中却有此峰名在。
亟問其處，吟者曰：此即巫山十二峯之一也。生喜不
自勝，旅懷頓放。有頃，舟過巫山下，因告舟人，脫帆登
岸，與同伴各一謝別而去。求尋其峰，積日始到。至中
秋前一日晚，露宿峰頭，以候仙駕。遲明，望見凌空跨

崔而來者白髯老父也。就地瞻仰作禮。父見生已先在。笑曰：此兒大佳。真有心之士哉。但汝骨格未就。因緣尚隔一塵。今生止可學劍仙之術。遊戲人間。吾非汝師。汝師是青丘子。見住武當山中。却歸徃尋。必得其真傳矣。生臨別拜辭曰：不審青丘先生居于武當何峰。願先垂告。老父曰：六株松下一茅庵。即其居也。乃辭出山。復附他舟入楚。總經信宿。已達江陵。尋復抵于襄陽之武當山下。負囊獨上。緣磴躋攀。日向晚矣。忽見岩前蒼松六株。果有茅屋數間。在焉。煙蘿四合。仄徑微通。叩其門。良久始過。童子出而延入。仰視青丘先生。秀髮龐眉。倚樹而嘯。謂曰：爾祖王重陽使

汝來也、拜罷、趣道沐浴畢、令住菴後淨堂中給使、堂
中有藥鼎高數尺餘、周遭封固、紫燄火騰、照耀林壑。
生至、第教以守爐看火、添縮薪炭、不得擅離、妄視而
已。每晝、則有玉女持稠膏一筭、投鼎中攪和之。鼎中
聲類霹靂、庖米、則有青童復持稠膏、依前汝入。其散
滿滂如舊。此堂之中、玉女二人、青童二人、更番直應。
日以為常。生偶問及鼎中何物、皆笑而不對。先生已
具知之、愠怒詬責、便欲驅逐出門。衆相跪請乃止。後
遂不敢發問。久之、丹鼎成矣。出其金液、計可六百餘
斤、分而為二。又析之至七八斤而止。移貯大磐石上。
搗之、畫作夜息、漸、而薄、因成缺片。擇甲午丙午諸

日鑄成六劍，懸于絕壁之下，以飛瀑激其上，日月
之光華燭之，歷經旬朔，劍質始柔。此六劍各有名目。
先生舉其一昇生，令童子開其腦後，臂間藏之，亦無
所苦。却令齋心七日，盡傳擊刺之秘，命生往青城山
中結茅棲止，誠無他川其劍。第一不得作世間非為
事，自奸天誅。又以其四分授二青童、二玉女，其一自
佩。於是使生下山，生住青城山，一年後，又却來尋至，
則空廬如故，門戶緘鎖，寂無人在。問山中道士，道士
曰：青丘先生去且一年矣。生慟哭而還，忽行過荆南，
見先生混迹乞者之中，乃相隨同去，不知其所之也。
世傳丹谿生鑄劍經，僅二十五紙，即是青丘所傳古

本矢有人曾見此書。

花籃道者

隆慶^慶年間常熟縣西北區舡底橋徐家_{其先施有耕}

夫徐四郎晨起負鋤出門見一道者秀眉長鬚持曲

竹杖頭挂藤絲水火籃_{中盛帶露百花}詣門從四

郎乞施新履四郎曰某田家止有草屨敵則棄之將

何奉乞時四郎有女未嫁年可十七八矣病黃喜食

茶葉草紙面浮腫若金色方映門而窺忽聞四郎拒

道者言遽止之曰父生辰將近兒私製綠布履子一

雙為壽夜來燈下方成今當撤以施道者須再製無

難耳四郎見履新好不肯施其妻傳玩亦有難色獨

此女在房內固請施與，四郎強持出，以贈道者。道者曰：聞君有女病黃，當為治之。因脫下花籃，模出一小青餅子，內有膏色碧而瑩，批兩匙于瓷甌中，教其所服之法，謂曰：服此不但萎黃可祛，便當一生無恙矣。其女出拜謝之，道者竟留履子于門，不受而去。女全其父急持履子追送之，四郎投履奔馳，見道者徐而行，常在面前二十步，追不能及，頓眊之間，亦失道者所在。徧訪前村鋤田人，並云不見，方知仙也。四郎罷還，舉家懊嘆。女急取沸湯調藥飲之，奇香滿室，俄而下赤頭虫如指大者百餘，其虫並有鱗鬣爪甲，積歲之痾頓除。明日於鏡照之，容色美好，非舊矣。此女

嫁于人尚在高承先記其事為人說之

捋鬚人

王吏部穀祥之曾祖電目異人也精于相術早起行
過張王府基上過見一全真箕踞大樹下王翁訝其
道貌殊凡數矚目看之全真語曰汝看我何等人耶
王翁曰清神骨清好像仙人全真起而捋其鬚曰老
子莫胡說欲去遂失所在時翁年近七十鬚眉皓白
及過此人而歸兒女皆失笑亟取鏡視之其上寸餘
手捻處已變為漆黑矣後亦竟不改色以壽終據太
原徵君云是國初王仲光輩非電目也煙霞小說記
誤未詳孰是

近見一書載善相遇仙人捋鬚
者陳倫鬚子姓許後入終南山

玄符先生

玄符先生別署寒陽子。自幼出家雲水。受谷神子之真傳。發明內要。凡修身延命之術。無不研討。窮年累月。坐破蒲團。乃得氣凝脉住。神明洞然。後遇習虛子。傳授淨明忠孝性宗派頭。因此猛奉知識。當應代補元之任。游行人間。以度志士。然人莫窮其年。盡六不測。其住處也。嘉靖中有婺人胡清虛者。家于樊池。號樊池子。少為縣小吏。故少保績溪公宗憲。擁旄浙右。權震天下。清虛給事幕府。傳呼使令。頗稱敏捷。是時鯨波清海。宇謐。少保頗興髀肉之歎。一夕沉醉。倚胡牀。而大言曰。世界承平。將高鳥盡。而良弓藏矣。回頷。

左右獨清虛立于後，驚訝曰：汝在此耶？明日審緘手，
扎半幅，勅清虛亟往投錢唐會，乃是授意于令，使其
杖殺清虛。令精察人也，發緘覽畢，納諸袖中，瞪視清
虛，為人端雅，憫然顧之，遂屏兩傍人吏，召而訊曰：汝
得何罪于幕麻？令使我杖殺汝矣。清虛應對從容，顏
色不變。告令曰：實未嘗有毫髮忤犯也。豈昨宵醉後
之失言乎？惟某得聞，獲譴死矣。因具述以告令。令曰：
是矣。汝可速改姓名，遠遁，不得復還家，恐妻子也。清
虛涕泣拜謝而去。明日令入見少保，少保問其人在
乎。令曰：斃之杖下矣。清虛既脫斯難，狼狽出杭城，易
姓游江淮間，思尋訪名山，遇異人，凡數載，一無所遺。

流離顛沛，苦不可堪。後聞少保已薨，事遂人亡。乃復還浙之婺州，問其家骨肉淪喪都盡，故居已再易。玉驚顛之際，不勝悲涼。因訪親近之居，鄉者暫依棲止。偶于觀星臺下見一老人，赤腳蓬頭，布衣瓢飲，視其鬚髮皆鶴，而貌如桃花。知是仙流，傾心歸向，叩之。乃即玄符先生矣。老人曰：我故寒陽子也。欲度世間有心人耳。汝歸鄉，志之。俗情未除，豈可求長生之道哉。清虛叩頭誠祈，願終身為隸于左右。老人知其志篤，許而留之。遂挈入湖平山中，草衣精舍，不數月間，又携之浮蘭江，登爛柯山。直至閩中，尋金粟洞，復經廬陵之玉笥山，南度庾嶺，過袁陽，到武當山上，止于紫

雲、曰又還廬山火、厥游歷數年、諮受道要、晝夜精思、無所不到、始得發明性命、歸源之奧、所傳皆清淨工夫也、數年間有人見玄符先生與樊池子於蜀中、兩人如孤雲野雀、容色不改、皆云未嘗死也。

飛神武當山 裴慶遺事

世知 肅皇之代宜降神仙、蘇州裴慶者、織机為業、因婦有外行、棄之行乞、夜宿于懸橋巷中、一日乞食而還、時吳城大雪、數尺、忽見路傍一處、蓬席之上、輒無分寸、其氣如蒸、怪而疑之、竊啓視、則六七乞者在焉、慶便入拜、稱曰下界愚民、稽首大仙、衆乞搥手笑曰、子痴矣、吾屬乞兒也、何知神仙事乎、慶再拜叩頭。

不已伏地如故。彊乞破甌中殘瀋，噉之以舌，飯盡歸而身輕如飛。攀墻援樹，幾欲凌虛直上。鄰里聚觀，以方來禍福休咎，言無不驗。合郡南敬如事神明，有親故入楚，登武當山，禮玄君，路遇慶下山，輒附信物將歸。此人後還，訊其家，云寄至已久，驗其日，即此上山日也。鄰里咸謂慶終日行乞在吳市中，又嘗到人家，何曾遠出走視儼然，方知武當山中相過。是其飛神所至矣。又張真人嘗遇之武當山上，問姓名，答曰：我姑蘇裴慶也。真人視其足躡虛而行，異之。至姑蘇求覓不得，慶已在驛夫中矣。真人跪請不已，乃踞上坐，劇談至夜分，隱去。後夏閻老言：再應召北上，來

叩慶：曰陛下賜汝一車斤，夏誤斤為金，時以為妖
妄，後乃知夏公當斬，故拆其字示之也。世宗皇帝
下詔訪求慶，一日擔街頭破草鞋，壘成小洞，方廣丈
餘，端坐其內，高塞洞門，吐火自焚其身。吳城居民共
見，烈焰中裴仙人騎白雀一隻昇天而去。

青谿道人

嘉靖初，有青谿道人諱智，失其姓，書中稱弘農，疑姓
楊也。善九轉還丹之術，自云得南海王神仙斗蓬祖
師之真傳，後又受旨于衡山清風子，皆不知何時人
矣。山陰祝生良柱，少年嗜黃白之事，棄家隱，於安石
鏡山下，依其母舅高氏以居。羽流道者過其門，無不

留連款接嘗從方士奪鍊丹遂鑄鑪鼎爨新鼓鞀以
為黃金咳唾可致積數年而終無制伏工夫下手妙
理丹卒不成其後母舅自楚中罷官還祝往謁之偶
見敗篋中一鈔本方書糜爛殘缺不滿三十紙其理
深玄炉中造化之真机燦然大備印之平日所得亦
略相符祝生自幸見所未見也嘗因會客談及獲書
之彛座人驚曰願聞其說生曰某母舅高公名尚桂
嘗為湖廣德安府應城縣尉時京師布令天下縣圖
購募妖僧曾廣高公職掌巡捕都御史委之緝獲責
期必得一日過遠御市鎮上見有全真道人醉倒路
傍遂命停輿遣人推求廣形面上眉心有黑痣一點

今驗之非是全津。邇徧身搜摸，曾無寸資。問之酒家云：此道人常日以銀一小錠，止重七分，來買酒肉湯餅，恰穀一日之費。其明日亦如之。今早誤付兩錠，某倍與之飲食，以此大醉，其軒如雷。高公命左右共呼之而不寤，有人于其胸前檢此本，乃是虫蝕文字，中多眼科方，兼画人眼形于上方，不計其數。高公不知何書，收貯行李。因語酒家主人云：此全真酒醒便可留住店中，往還以半月為期。主人唯唯而退。高公既去，道人亦醒，不問亡書之由。酒家以官人有令，固留之。道人云：若然，則汝出酒餽供我。已無金矣。酒家不得已，款待如故。忽見梁上失去飛肩，一時疑是道。

人所竊。主人翁媪交謫于內。道人聞而大怒。詬責主人。惶恐無地。隔一日。道人忽腹痛而死。尋即臭爛。蛆流。主人翁媪恨不自勝。布襟僦舉。聚鄰里瘞于鎮南之平岡頭。半月後。高公奉差還縣。道經市鎮。召酒家至。烈聲罵曰。命汝留全真。何為縱之。令其使酒亡狀。辱我于道上乎。主人泣曰。飲食湯沐殮葬之費。並出明府所賜。若不敢言。高公曰。昨過大洪山下。全真向吾馬前大罵而去。遣伍伯收之。追不能及。奈何以死相誑。主人云。現埋此地。高公遂召鄰里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羸肩。已腐臭不可近矣。即是酒家前所失者。方知其託形而去也。按其書末云。世廟

十年劍槎市西弘農青谿道人智謨有彭祖蒸臍方
呂仙助容丹造逡巡酒方神仙延壽丹還少丹打老
丸諸方不可尽述其金丹妙訣及歌文多不錄其
詩一首詩曰一粒金丹透碧天黃公姪女結因緣五
行制伏分天地八卦昆侖列聖賢造化一團爐內雪
乾坤千朵海中蓮世人識得如斯語隨我來朝玉帝
前

夢召散冰珠

萬曆丙申年間有越中士人不記姓名蒼落魄不羈
少年也嘗讀書山中一夕夢黃衣使者來召云是天
帝有旨隨其行為風煙擁而去逡巡使到帝城乃在

最高山絕頂上，宮殿鬱之如雲氣中。采繡雕鏤不可
名狀，屏風壁帶悉繪鳳鸞，旁有數百仙童玉女，皆九
髻綃衣，執幢節而環侍。階前花樹並琅玕珊瑚之屬，
丹枝翠葉交燦于庭，見金案上有大碧玉盤十副，其
中悉盛冰珠瑩徹有光。帝坐紫綵帳中，傳呼甚肅，召
玉女兩人捧玉盤出，命士人立殿前盤石上，取冰珠
撒于下方。士人視其汁可數斗許，心計無奈何，急用
右手握而撒之。夢中自覺凜凜殊常，肌膚生粟，手指
欲墮。帝勅左右垂火精簾于殿門以障其後。簾既下，
則衣裳中漸有暖氣，而寒風解嚴。久之撒未半，聞天
鷄鳴，俄而下界之鷄亦亂鳴。士人求歸甚哀，甲士怒

叱、被推仆懸崖之下、陡然驚覺、右手五指、凍落如斬、
楚不自勝、時天向暝、僮子開門出視、則積霰盈庭矣、
其年冬、江南吳越間、大雪數百里、河江膠結、舟楫不
通、士人既廢其右手、飄然有棄家雲水之思、不復以
世事挂念、竊慕西蜀山川、適有親故宦游其地、因探
而往、為舟行至蜀、日晚維梢、士人見春光韶媚、山氣
幽佳、躍而登岸、微窺鳥徑、誤入其中、真仙境也、於時
澗花襲馥、風籟瀉空、煙雲濯鮮、泉石互激、徘徊愛玩
之際、不覺攀踏深矣、舉頭忽見大樹、下有女郎二人、
對坐石上、神姿端妙、絕世少双、解后、二人如舊識、相
謂曰、郎君非紫皇殿前散冰珠者乎、士人曰、唯、惜

然未曉何人追憶夢事。慘傷之極。因出其右掌示之。
二女郎曰。無苦也。兒有軟玉。請為郎君續成。遂出五
采囊中。白玉一片。質甚柔。兩人解巾。角小刀子。齊手
切玉。勻作五條。短長類指。大削空其中。倉忙琢之。見
下刀如泥。俄而指就。令士人合眼。須臾以五穴孔續
入新指。瘥上傳以神膏。滑如飴。有頃連接。都無所苦。
屈之成節。按之有聲。遂堅固不脫也。二女郎令士人
開眼。笑而謔曰。將不弄假成真耶。然吾玉不可妄得。
是上清希世之寶。價倍世間溫涼指。子勤修道。庶足
以當之也。士人再拜謝別。二女郎各械所到。玉屑一
裹。餉之作糧。殷勤送出谷口。士人迴顧如夢。但見荒

崖斷壁向之靈境，都無所覩。過一行脚僧到，問地何
所。僧曰：此岷山之第一峰，青城山下。道書所謂第五
洞天也。問何處汗流，若此僧曰：六月不汗，待何時汗
乎。士人驚異，具述登岸歲月，已逾二年。又問親故官
跡，離任且久，狼狽附他舟而還。時方盛夏，日含裏中
玉屑，味極清涼，而飢渴之想頓除矣。士人遂次無聊，
尋思二女郎容貌，死是當年夢中所見。玉女捧冰盤
者，始悟神仙續指，非凡人也。夢于彼而過于此，異哉。
自尔右手之屈信舒卷，無異左手，但漠然不聞痠癢
矣。後來尋道流共入天柱山去，不復出。方外芥舟道
人具陳其事。

珠

魏左二公

萬曆初年間，有河南人魏公，失其名。號廓庵道人，年可七十餘矣。其徒左公，名兼，號荆山隱者。北直隸真定人也。年少于魏，敬巖兩人，特游京城，皆莫知其甲子。通于變幻，奇怪恍惚，不詳何來。山陰祝秀才父號鳳臯子，素好步虛隱形，長生洞視之術。入京訪舊，遇見二公私竒之，然未信也。一日三人相約，出遊西山絕勝處，所行道非所曾經。半途，中二公，各發其行李，還城時，日向暝矣。但聞鳥聲，不遑人跡。祝頭上烏巾，輒為旋風吹去，惶惑殊甚。二公相詔，亟行莫慮。兩人挾之疾走，忽轉而北，又轉而西，指窮之間，不覓隱

隱有人家燈火，指謂祝曰：此非絕勝處乎？既至，則石梁跨澗，屋宇森沉，叩門良久，僮子始開，見一少年紫衣公子，下階延三人升堂，坐定，叙話，頗加敬焉。具茶畢，邀入中堂，則欄繡箔，紅亭碧榭，水出洞口，雲生樹中，益靈境也。詢知魏產洛中，左燕人，祝越人，即戒行廚，設三大都會飲食，水陸珍奇，無不畢陳。又命出女伎奏樂，音皆清雅。祝諦視，向所失烏巾，宛然挂于胡床角。心大驚疑。公子命侍兒送巾，還客酒罷，備湯沐浴，陳設衾褥，亦極炳煥。祝中夜寢，不敢交，明日天未曙，促裝出門，不告主人而去。方行十餘步，二公引祝登高岡，令其回視，笑曰：夜采觴酌之地，安在？祝遙望

周禮惟見丹崖繡幃，灌莽荒煙，向之樓閣臺榭，一亡
覩矣。祝念昨宵之事，不知何若，低徊良久，默然而行。
魏公懷中出一小枣，長寸許，與祝啜之，覺了不飢。復
令閉目，兩人各于衣袖中共摸出三蹇衛，形如繖，翦
取水喫之，遂化成真驢，馳于路側。兩人跨之，使祝開
目，亦乘其一，行甚迅疾，忽如睡醒，不覺已及順成門
矣。二公于是呼駒至前，復取水喫之，其形漸縮小。
次第走入袖中，祝目擊其術，始大駭異，雖深加勸重，
不測靈怪之理焉。左又善鑄鞞術，試之神奇，鳳臯子
別去數年，後有人見之華陰山中，兩人常先後同行，
或云尚在世間不死矣。

西角頭幻戲

已下二條
皆曾廣事

萬曆初年懸圖購募妖僧曾廣後聞曾廣是道非僧
寔有奇術世之隱遁仙人也初未嘗聚衆舉事乃左
道淫邪之徒聚衆舉事而敗傷託其名以鼓愚瞶耳
及收真曾廣至訊驗不服司法官強伏其辜詔下
官吏衛士與伍伯持兵伏者數百人將廣詣西角頭
就戮看者圍繞數千人徘徊之間漫起青氣數十丈
橫亘天半衆奔仰望隱影而去惟繩縛存焉不知廣
之所之京師震驚忽刑部守門吏奔告尚書堂上有
曾廣倚柱而嘯手作反按狀衆聞惶怖于是禁衛巡
徼蜂擁而入果得廣衣飾狀貌無異尚書大怒促左

右百騎押赴市曹不待時而決及出部門蹶然倒地
掖起細認乃郎守門吏之父也守門吏詰問之父自
唾其面云本在空中炕上假寐不知何由到此尔何
故領爾許人來縛我衆察其精神猶矇矓如睡中時
江陵當軸聞其事疑之密令出地因論死者戮于市
取首以獻朝廷祕而不言三日後有人更見廣在順
成門外看戲劇且頻上酒樓吟咏自若見者終不敢
言之厥後稍二池于宮禁天子冲聖亦悵然知廣
化去不死矣

南屏寺幻戲

仇州西湖之淨慈寺一名南屏七八年前有書生四

人釋業僧舍忽一日見遠方道士荷杖而來道貌奇古鬚長尺餘黑如漆與之語古今舊事無不通曉共相驚嘆留于僧舍食之與一室自啓閉晝出夜還凡經兩月求去因語四書生曰貧道久寓于此昔諸郎君薪水不貲今方告歸懷眷如何明日請張筵作別兼有薄贈衆皆笑心計道士不持寸貲何由設饌召客謬許之至明日天色且晚視道士猶未返寺也共以為妄頃之至矣然了無作主賓意四書生謂道士曰某等朽腹以待師之盤筵不下晝當卜夜乎道士曰無憂也乞郎君盡數將禁書檢束虛其室鑰以俟之時謂善戲之言益不信具如所教勾當訖俄而道

士與四書生攜手闢步不覓行至雷峰壩下徙倚半
晌忽謂四書生曰計此時薄設將畢矣盍反乎衆應
聲而退入寺隱隱聞笙歌鼓吹之聲不知何等漸近
則即其室也啓戶視之綺筵羅列水陸畢登器物金
銀犀玉之屬目所未窺歌童舞女遞進于前幙帝茵
裼華煥無比四書生大怪之竟席不安因敢下箸道
士飲噉如故夜半方散道士乃撤其銀器分遺四書
生曰用酬向來雅意不足謝也四書生即便下拜啓
曰不審尊師復何姓名願垂告示道士曰卽君寧不
聞世上有曾廣乎曰聞之道士曰我卽廣也四書生
曰江陵購廣戮于京師廣則死矣何至今日尊師復

稱為曾廣耶。道士曰：妖民為亂，誣及某耳。某不出世，人不知曾廣矣。夫得仙道者，後天地，彫三光，劫數災厄，所不能害。况兵刃之屬耶。爾時某既隱形而去，江陵知不可得，遂出一獄中，死囚斬之，以立威教。欺天下耳。某則曾廣之本身也。憶長安市中遊戲，不覺五六年來，真如夢境矣。語畢，四書生復下拜曰：不知尊師是神仙也。寧有變化之術，指示吾曹一二乎。道士曰：唯。即下堦負牆而立，却逸入壁中，去莫知所向。衆相聚看壁，移時，迴顧空中，向之盤筵歌舞，寂亡見矣。視所撤器，皆燦然真金，益大駭愕。明日，報杭城傳金吾家讌客，伎女無故仆地，病如中瘧，怪風驟起，客

皆逃散。迨至夜分，伎女方寤。席上失去銀器多矣。懸賞捕賊。四書生急渡江，變易其器，無從踪跡。有人親見書生祝說之也。

玉峰老人

玉峰老人姓玉，失其名，不知何來。嘗僦居京師象房側。楚人兵部王員外止之官邸中，叩其秘黃白之術。最高，惟以交接補導，取精玄牝，不失人間之樂而已。數娶小妻，並好女，輒棄之。經歷四方年，多人皆奇其不死。諸少年嘗構之以禍，長吏械收，繫諸請室。時比部嚴郎中知其有術，力為之庇，得從。輕釋流海外，官鬻其妻。繁郎中陰令補值領去，其後郎中為閩南太

守、挂冠歸吳門、曾遣人推求蹤跡、老人直至吳下、郎
中益竒待之、諸公書幣相屬、略無所受、旋亦告別、視
其襪中、不畜一錢也、而資斧未嘗因乏、有所得、復散
賜與貧窮者、然老人多變怪之事、能撮土掌中、捻之
即成銀、居京師時、遇相識人至、向地拾小泥塊、為丸
用紙裹好送之、曰、無他相贈、將意而已、其人還自邨
舍、解出裹泥、已爰上金、光燭一空、人家或請老人會
同飲酒、見盤中所飭、梧子、榛松之屬、戲裹幾粒、以貽
親知、隨核大小、悉化銀珠矣、若還貯于盤中、復如故
噫、自古神仙煎泥成金、未聞有靈幻如此乎、固非常
智之所及也、玉霞子語余云、老人每出、不持資糧、還

居京師則飲食居處妻妾僕從皆事豪奢與富人無異不出三年數易其處人以道叩之則曰我無道也世傳其二百五十歲矣長安諸貴人甚尊禮之而不得一言楚人祝石葺受其傳嘗曰玉峰老人豈止二百五十歲乎是周秦以上人也玉霞子又云此人忽老忽少顏色一日三變早起則枯瘠若窮餓人少頃則龐髮秀眉常如童子顏色午後則轉為美少年可二十左右許人皆以為得老彭補腦還元之術以此見駭于世矣

赤松子遺藥

相傳福建將樂縣玉華洞中一石函內有五色石丸

光瑩圓潔大如梧桐子不可筭數俗傳是仙人所遺
葉九也有道者得入而取之旋取旋有相沿至今未
嘗闕乏肉人往取多不能出按玉華洞在天階山下
赤松子採藥處也豈即松子所遺葉乎

羅浮隱者

萬曆近年間有一道人云自嶺南來號羅浮隱者數
往來江南諸貴人家飲酒啜麪肉如常人而獨無溺
矢諸貴人使從者潛守覘之竟日不見其溺亦未嘗
如廁也無不驚異後將西歸羅浮至京口宿于食店
店人惟供設諸商賈人而不顧隱者隱者戟手大罵
遂出杖頭錢別買散膳取酒一斛連啜恣嚼凡盡數

器而臥。此店人忽稱腹漲如廁洞下不止。展轉告急。幾不自持。諸商販人共驚異之。登樓見隱者方枕一酒壺。眠熟。疑其呪術所為。再三呼之。乃起坐。衆曰：主人腹疾。先生豈有藥治之乎？隱者大咲曰：吾飽食。故遣無賴代起溺矢。與作小劇耳。令他日更莫慢客也。于是諸商販人為之謝過。湏臾。店人腹中平復如故。

馬西風

馬西風者。不詳何自。或云得道仙人也。永新彭明府少好道。不樂為縣。解官歸雲水羽流。居常滿座。一日有花籃魚鼓道士闖入其室。彭遽起延坐。徵姓名。道士曰：我馬西風也。籍甚道名。願承眉宇。故來覲耳。彭

頽左右進茶道士曰、貧道從武夷山來、攜得旂槍數
葉、烹方熟、請出奉餉、取懷中葫蘆瀉之、香茗二盞、甘
冽殊常、兩人飲罷、彭頽左右置酒、道士又曰、酒亦貧
道所有、是湘水造成、卽醪酒也、別注一壺、如宦股、傾
之不竭、撤出葫蘆中有核種二、並珍怪之食、彭大驚、
至暮告別、固留之不可、曰、子所交者、非吾侶也、能從
我游、請以明晨會于某坊可矣、彭許諾、道士忽擲杯
梁上、化為雙燕、飛鳴啾啾、衆咸駭視、回頽座中、已失
道士所在矣、彭自以得遇真仙、大喜過望、通夕不寐、
辨色而興、如言訪之、道士已先在坊下、頽而謂曰、子
真有心哉、趣與俱行、可數十里、總至一幽絕處、泉

香石翠花媚草。望見繡嶂丹崖。高出天半。彭心訝其非世間也。忽起家念。告道士曰。某未時未與妻子言別。師能容我暫歸乎。道士長息而語曰。信哉。凡夫之難度也。子歸則歸耳。何云暫耶。彭叩頭遜謝。道士出囊中紅霞米二升。賜之。誠曰。煮三粒作湯。可療百病。勒行施捨。慎勿秘惜。米盡。則子遷化之期也。言既訖。然隱去。彭乃悵惘還家。以此米施人。最多靈驗。壽至百餘歲。米將盡矣。呼家人治具。邀親。既宴。游讌。會數日。沐浴衣冠。與衆辭別。俄聞堂中起異香。二風普越。遂端坐而化。楚人王兆雲記其事甚核。

白崖先祖

白崖老祖者、雲南真定府人、故軍民司土官也。能取
水銀吞服之、運自己真鉛真汞、內鍊成丹、經三日吐
出、每兩加赤銅三錢銷之、燦然上金矣。此丹銀與外
丹假借藥物火候工夫者不同。第未知五百年後變
否耳。聞人陳履吉、或稱是政尚書嘗棄家從白崖游
隱于雁飛三嶺嶺。即閩索嶺至今尚存。萬曆年間、攜里朱
九成特在彼、因詣白崖問道。白崖憫其游薄、思以拯
濟、令致水銀一兩、九成既市水銀、三度進之、一、噀
而吐還、二、時已成小餅、甚堅如石、暮子許大、果好銀
也。後所求太多、怒其貪、叱而遣去。是時老祖受沐府
供養、計年八十餘矣。

金竹

金竹者常熟縣西湖南人也常夢游一處沿溪數里
花爛開風景幽竒異人世溪行盡處有高山峰
巒秀拔儼然画图山之曲石洞在焉其中嘉禾交蔭
美箭成林掩映樓臺都隔流水視其所陌路僻又皆
宛若舊識竹心怪之俄入一茅廬房櫳甚潔堂中有
春帖子一聯題曰流水桃花仙路杳白雲紅日洞門
長細玩之恍是竹前生手跡既寤便大恟與家人及
鄉里別而去不知所之萬曆間曾玄中有為諸生者
特往踪跡見之于終南山張秀才應遊說

柴紫溪先生者，崑山人，大京兆柴黼仲兒也。生四子，其年四十三歲，一日之間，三子相續而亡，獨存幼者，尚在襁中，因茲痛憤不勝，使棄妻子出家，竟入終南山。家人每歲餽餉不絕，後盡却之，誠云：「此中但少沙糖，二三百歲老人多嗜之，相為致少許，餘無所需也。」其家載糖果數車給焉。至則分遺山中道侶，後以為煩，亦併却絕。停數年，襁中兒已長大，為諸生，特詣終南，先生見即謝去，明日人與庵皆不知所在。兒無以尋求焉，自爾絕跡。余師耆宿章程說之。

石梅道人

弘治間常熟有陸大恭，公潤者，為温州守，有聲御史。

為之豎五馬坊于門。少時閒行至虞山下，遇一道人，坐青荷葉上，傍故有枯梅一株。此道人立吮之，閉花滿樹，潤大驚，拜之，還折一枝以還。有頃，失道人所在。明日與朋游共往看花，亦亡所見矣。其地遂名石梅。在初平石之西，亦章程先生說。

髯道士攝李月華魂

萬曆庚辰，北直隸順德府理刑署中書記王沼，家居鄉墅，落魄花柳之間，有角奴李月華者，京師教坊色藝雙絕，因避仇，潛居墅上，與沼往來情濃。沼常服役府城，多歆道觀，遇雲水髯道士，姿狀高古，姓名不乞，亦在觀中旅泊。一日天暮，月光皎然，沼貰酒與道士。

歡飲、迨夜分矣、忽思月華欲詣其家、暫與道士取別、
道士曰、夜已央、君不能去也、且李娘此時、赴側近貴
人家陪宴、某為君邀至可乎、但不得妄與酒飲、則
敗吾事矣、約束殷勤、詔亦許諾、道士乃以手按沼頭
著壁、閉其兩目、口喃：讀呪文、呪已、方使開目、趣炳
炬照屏風外、見月華冉冉、自樹影中來、形貌裝束、宛
如平生、手携琵琶而至、便命促席並坐、弄絃成曲、彈
出湘妃怨、淒然竹枝娘、之聲、道士起而長嘯、引以
相和、其音清越、如黃雀啖空、漸遠而沒、月華于座上
數目、王郎不已、沼亦凝睇久之、私視其懷中琵琶、乃
紫檀槽、邏背刻濟陽秋三字、宛是李家故物也、訝不

敢言。彈竟。已是四鼓。月華告歸。既行至步廊下。沿強
持一危。往灌之道士怒曰。若病狂耶。頓忘前誠乎。連
催月華下階。推仆于地。化為烟氣而滅。沿快。益怪
其事。目睫未交。際曉。還訪月華。不辭道士而去。及門
月華尚未起也。視琵琶歷然在壁。問其晏眠之故。曰。
夜來夢中見天使。追去玉虛宮。仙官命錄奏樂。驚不
自持。卿何為亦在座。得無以人命戲乎。方知所攝者。
李妃之魂也。沿恍怛移時。重訪道士。杳不知所跡矣。
海寧陳太常與郊。時為順德理。話于座人。

楊太真

昆陵胡郡丞澄。自言家中書舍。夜數有奇香異光。仍

聞管絃歌舞聲就視都無所有、但見花陰月影而已、
如此者經旬、其後家人于隔牆引梯而望、隱隱見堂
內銀屏珠箔之下、坐一神女、容姿曠世、侍衛者二十
餘人、皆麗色、乃大駭、足戰而下、明日開戶寂然、舉頭
見七尺絹素屏風上、有畫楊太真唐宮夜宴圖、問之
張平山、畫也、衆僉謂曰、是矣、撤去收篋中、其夜遂絕
跡、青瑣高議載宋人秦子履所撰溫泉記、以今徵之
似非荒唐

桂花仙子

錢塘一士人、少年狂蕩、其妻早亡、獨居廓處、偶于市
中購得唐解元絹畫桂花仙子圖、一軸、懸之書齋、日

夕倚案燈目注視念欲得嘉耦如圖中人凡園有花
果必採擷以爲一夕有女郎年可十六七容顏姣麗
裳衣輕妍後月色中來士人詢其居此笑而應曰家
在墻東士人心意東鄰無是子也但貪慕艷色狂不
自制擁之入帷妖態橫生曲盡歡昵凌晨趣辭去空
昏之後復來自是夕夕無間每至則空中起麝香枕
席皆芬時說蓬萊閨苑之事士人頗訝異之經數旬
而內外親表及臧獲輩竊倚聽穴壁而窺乃絕代
姿首世所無也驚爲狐魅之屬乘士人他出陰引南
昌道士來治之道士吐匣中青蛇過案因指此圖謂
曰非爾爲祟耶可嘗吾劍忽應曰身是崑崙山女與

此郎有累世姻緣，是以暫諧繾綣耳。鄉有何禁術，而欲制我乎？復語其減輩，復曰：「君家如此行徑，不可留矣。」其聲若出畫中也。語未畢，道士裂睛上視，持劍自抵其胸，反走出門。家人忙怖號叫，急謀焚毀此畫。俄頃晝晚，忽有怪風暴起，雲埃四合，弥漫一空。移時朗然，聞其像神如洗矣。隱：漸失所在。久之，空軸而已。里中數歲小兒，並見緇衣神女、羅襪行空而去。士人啼驚，訊其事，方悟神仙之遊，臂粒衣香，氤氳不散者。經月，悽恻宛轉，凝望無聊。廣延畫師好手，數十家，重寫其真，莫能髣髴。於是乃止。終身不復琴瑟焉。好事者賦無題數章，紀之。余記其一詩曰：玉京仙路杳冥

冥鳳折鷲飛去不停泣。盡雲軒何日返。教人道恨失丹青。比于唐小說中真。避劍。及黃花寺壁寧王畫馬。化去之草千載合轍矣。豈解元之畫神妙通靈一。至是乎。張文煥秀才親見其事說之。

陳朝後主妃墓

萬曆中江南大旱之歲。丹陽縣開家湖水涸。居民刈藁其中。錘下鏗然有聲。深之三尺。掘得一古石函。中有沉香棺木。懼不敢發。仍覆焉。其家五子。延姚江先生為師。晷謀于先生。發之既剖。見棺中一美婦人。開目却活。肌膚容貌儼然如生。狗物形製都非近世有。而指甲與髮纏繞編棺矣。惟衣服觸風成灰耳。自

稱是陳朝後主妃、葬于此鍊形千年、命合更生、不知
今何代也、談說亡國時、歷、可聽、欲振衣而起、衆以
為鬼、乃推刃戕之、歎息而絕、推尋其墓之側、有古碑
在、先生驗之、果然、後為隣仇所發、縣令取丹陽志考
求其地、委有陳後主妃墓焉、悉以劫賊論、至抵死、幸
先生碎其碑、事遂寢、而沉香棺沒入庫中、至今尚存、
蓋終太陰鍊形之術、而功滿當昇者也。

沈休文女墓

萬曆庚寅年間、吳興西塞山中一大古墓、山民發之
十餘日、乃開、中有石誌、識是梁昭明太子妃沈休文
女之墓、既得、持棺遂破、爲見一好女子、顏面如生、被

髮長三尺，旋繞其髻，金冠繡裳，如王妃服製，挿髻有
大白簪，長可徑尺，紫磨跳脫，宛在臂間，急呼曰：「某得
大陰鍊形之術，數千年已滿，今旦暮活矣，慎勿傷某
體膚，將重報汝。」盜不聽，急攘其臂間跳脫，不得，因斫
數刀，臂斷遂絕，得其中寶玩可萬緡，是夕感夢于縣
令，祈求理寃，令即余友袁君光宇也。道吏往驗而已。
竟不收問。其事遂寢。盜發棺者，無疾而死。袁君旋擢
為尚書郎。治河張秋，以河從，懼罪，一夕暴死。人咸以
為陰譴云。吳人王徵君稗登，嘗賦吳興竹枝詞，以紀
其事。詩曰：沈休文女昭明妃，陵谷千年事已非。盜發
墓門取宝玉，生時花貌葬時衣。有工字研，為袁令取。

去玉簪今在嘉禾沈司馬思孝家王先生曾見之白
如脂肪云是道簪非婦人飾也相傳西塞山脉所縮
最高處有娘之廟莫知所始妃墓在焉娘之即妃是
矣

紫霄宮道人

萬曆初年有一雲水過吳門自稱紫霄宮道人膚革
如錢足跣不着履每夜露其頂危坐中庭時方積雪
凝寒了不為異其遁行弟子海雨善行草說是楚諸
生或云道人即玉虛子也姓李能於掌握起風雷造
集仙樓于武當山中昔游長安春官侍郎韓世能師
事之後隱去莫測所終陳旃說

孔道人神美會禪師立命

滇南孔道人，不得名，修髯偉貌，飄若仙者。得邵子皇極教正傳，雲游江南，至嘉興縣，舍于慈雲寺。時秀水袁黃儀鄉，因早喪父母，失奈，將棄，奔業為匠。適遇道人于市中，敬而禮之。道人語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補邑諸生矣。何不肄業？袁告之故，引之歸家，試其數，每言小事，無不必驗。遂起名場之恩，謀于表兄沈稱，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家設帳，送汝寄學，甚便。袁遂禮郁為師，道人為袁起數，縣童子試當十四名。郡試七十一名，督學試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興之卜，終身否泰，言某年考第九名，某年當補。

原某年當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縣令、在任二年
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袁偉
其言拜而受教、是日改號了凡子、蓋悟立命之說、而
欲不落凡夫窠臼耳、明年秋官考太學科舉、道人筭
定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後、行善事
如故、竟生子登第、授寶坻縣令、五十三歲時、安然無
恙、後官至禮部郎而歸、平生休咎、毫無驗者、袁因著
省身錄、示其家兒、竟以壽終于家

北京神相數

武宗朝、江陰大豪周撫、字安卿、家財百萬、廣結朝貴、
入賢太學、因赴舉、詣京師、聞西山真空寺老僧神相、
與駙馬隆平侯、三人一等、在東、聯騎而行、既至、老僧

迎門三人拱揖而入。僧相駙馬白金枝玉葉帝子姻
親相隆平度曰：昨土分菜勛臣之胃。後相至。撫歎曰：
富長者可惜可惜。好匹大紅羅。只是尺頭短。君可至
四十二矣。時年三十有六。撫聞斯位。輒急理蹄鞍。部
署家事。以待死期。至是歲果無病而亡。恨失老僧姓
名也。世廟中京師有神數馮瞎子。開肆長安街上。
初不知名。特新鄭相公高拱。方居首揆。掃門無客。馮
忽詣相府前。踐溺。其下虞候數十人蜂擁而至。訶是
何人。共相責問。馮奪首云：莫攔阻我。相公三日後且
去位也。衆以為狂。新鄭偶在堂上。聞此說。默然不言。

戒左右善遣之、果三日而聖怒不測、下罷相之命矣。
新鄭既出順成門、急使人四出追覓馮晤子、時馮已
束行李、候立道傍曰、相公無憂、不出三年家居、尋當
召還政府、某送相公至家、仍伴未京也。新鄭抵家、終
三年、果有後命、馮與俱入長安、廣蒙薦引、致數萬金
而歸。此太原徵君說。